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四之二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

公名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中進士第
知歸州巴東縣通判鄆州 太宗召對
稱旨爲三司度支推官鹽鐵判官淳化
二年擢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
院事罷知青州明年召叅知政事至道
二年罷知鄧州咸平初徙河陽同州鳳
翔府知開封府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同
平章事三年出知陝州徙封泰山徙天

雄軍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未幾以使
相罷判河南府永興軍天禧元年復入
相三年罷爲太子太傅降太常卿知相
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乾興元年再貶
雷州司戶叅軍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
未行而薨年六十三後十餘年贈中書
令賜謚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御
篆其首曰旌忠云

太宗幸魏也公之年十有六以父陷蕃上書
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

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寢以貴顯

遺事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

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
初進取可欺君耶

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
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爲若
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

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政要○又燕談云元祐九年巴東大火栢與公

祠俱焚明年莆陽鄭顥來爲令悼栢之焚惜公手植不忍剪伐種凌霄於下使附幹以上以著公遺迹且

慰邦人之思

太宗時寇公爲貪外郎奏事忤上旨上

拂衣起欲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上

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

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記聞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爲憂嘗輦過館

中汎以問衆衆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

母奈何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爲

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

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

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贓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叅知政事王沔其弟淮盜所主守財至千万以上顧得不死母罪非偏如何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上大喜以準可用遂驟

進

劉貢父撰萊公傳○又遺事云公性忠朴喜直言無顧避時人爲之語曰寇準上殿百僚服栗

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

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人心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謁太廟還六

宮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
曰少年天子也李后聞之不悅以告上
上即召公責曰百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
有朕卿誤朕也公曰太子萬世嗣社稷之
主也若傳之失其人是爲可憂今天下歌
其得賢臣敢以爲賀上意始解

遺事

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使
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且促取朝見表
來公再拜謝曰陛下若不棄臣朝召而
夕行也要君之章實不敢上旣而召還遂

領相印

遺事○按此乃太宗朝事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
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
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陛下
欲了欲未了邪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
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
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駕
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
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
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談叢

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弗加遂致中外之
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聞於上
者唯寇萊公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
而群下終以未必勝爲言時陳堯叟請幸
蜀王欽若乞幸江南上召萊公問之公
曰不知誰爲此謀者上曰卿姑斷其可
否勿問其人也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
以釁鼓然後北伐耳上悟遂決澶淵之

行

見東軒筆錄遺事及
聞見錄亦與此同

行次長垣遣置邊河守將準侍上側積制

書數十通近臣在東西廡下呼而命之皆
辭曰無兵詔報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聽
若所爲不責若野戰但陷失城郭則以軍
法從事皆馳傳去州郡卒無陷者

萊公傳

公從 上在澶淵王欽若陰請幸金陵陳堯
叟請幸蜀 上以問公時欽若堯叟在旁
公心知二人所爲陽爲不知曰誰爲 陛
下畫此策者可斬也今虜勢憑陵 陛下
當率勵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柰何欲
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勢鑒

輿回軫一步則四方瓦解萬衆雲散虜乘

其勢楚蜀可得至邪 上悟乃止二人由

是怨公

記聞○又曰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公入計事公將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群臣欲將

官家何之何不速還京師及入見上問以二人之策公曰群臣怯懦無知不異向者婦人之言云云

上善其計遂北渡河○按此二說與前說異當以前說爲正然其所記萊公之言爲尤詳故并錄之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

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 上

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 上北渡以

固士卒心毋令虜得乘勝 上猶豫未決

時陳堯叟勸 上避之蜀王欽若勸 上

避之金陵 上以問準準曰誰爲 陛下

畫此計者 上曰願所畫如何耳母問其

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

且 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

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

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

復 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 陛下

當何歸乎 上默然 按此亦與涑水
記聞之說同 準又勸

上北渡 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

去時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

謂瓊曰事當柰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眊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 upper 上乃從之既至澶州 upper 御城北門準居 upper 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

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太半虜乃引退不

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

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

嘗不釋然也遺事云上至澶州賊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

登城必禽賊矣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又記聞曰公在澶

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常達旦或就寢則鼙息如雷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

何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遣使

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

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

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

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

姑欲羈縻不絕而已於是有譖準不願與

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

不得已乃許之當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

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

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

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

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

萊公傳。又遺事云虜請和上以問公

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戒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

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

虜兵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緣貂褥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

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利用出準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聞記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

萊公勸

帝勿從縱虜歸國以保盟好

聞見錄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叅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熟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